



左氏始末序



善矣莊周之論也曰春秋以道名
又曰春秋經世先生之志聖人議而
不辯春秋者正名分以經王道而已
是故桓文之霸吳楚之僭亂臣賊子
之篡弒始末之見於紀載者雖班班
可考然皆王瀆之所禁而春秋之所

不與其何暇過而問焉也哉鮮然有
天下之大勢有一國之事情勢通乎
天下者既隨時以輕重而情在於各
國者復相與參錯乎其間苟非迹其
事而較其始末則其是非得失興壞
理亂尚不能識其所以由來而何以定
其褒貶予奪之所宜茲左氏之於春

秋固不可得而廢也必夫荆川
先生之治春秋嘗謂聖人有是非無
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既超
然特出於簡易直截之見其於左氏
則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
得乎所以見於行事之實且夫先經
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

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片
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
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亦以
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叙
之以為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
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
惡惡之大灋所以榮黜衆而貶斧鉞

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
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
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為主
而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
亦入焉君子之於經藉之遺文與其
過而廢也寧過而立之而况姦雄之
情英傑之策其所關於興壞理亂之

大幾非小也哉在讀之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第應禮甫嘗與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磨序其首

嘉靖壬戌冬十月族孫一磨謹撰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

卷一

后

周褒姒

密康公

魯敬嬴

晉驪姬

宗

周王子克子頹

周襄王大叔帶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

周王猛敬王子朝

魯括

魯季孫肥

晉太子仇成師

晉知瑤

宋穆公

衛急子壽朔

鄭共叔段

曹負芻

宦

齊豎人貂

齊宿沙衛

宋伊戾

宋寺人柳

晉寺人披

吳闔

邾闔

倖

晉筮史

衛夢卜

曹公孫疆

奸

晉羊舌鮒

楚子重子友

楚費無極

楚子南

卷二

弑

魯桓弑隱公

魯共仲弑子般閔公

齊無知弑襄公

齊商人弑舍

齊崔杼弑莊公

齊陳乞弑荼

齊陳恒弑簡公

宋萬弑閔公

宋鮑弑昭公

晉趙盾弑靈公

晉欒書弑厲公

卷三

弒二

楚商臣弒成王

楚圖弒郊敖

楚比弒靈王

吳闔廬弒僚

衛州吁弒桓公

陳徵舒弒靈公

鄭歸生弒靈公

蔡般弒景公

逐

魯季氏出昭公

魯季氏出哀公

衛孫林父出獻公

衛孔惺出輒

鄭祭仲出昭公

卷四

亂

周王叔陳生

魯家臣

齊欒高氏

宋魚石

宋華氏

晉欒盈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楚鬬椒

楚白公

衛齊豹

鄭臣

盜

魯盜

晉盜

鄭盜

卷五

鎮一

齊桓公

卷六

鎮二

宋襄公

晉文公 秦穆公

晉文外傳

卷七

鎮三

楚莊王

晉景公

卷八

鎮四

晉厲公

悼公

晉平公

楚靈公

卷九

鎮五

吳闔廬

吳夫差

越句踐

卷十

戰

齊魯

晉

楚

衛

鄭

戎

戎狄

卷十一

名臣

晏平仲

公孫僑

鮑叔牙

鬬子文

樂喜

范蠡

季札

子臧

介子推

卷十二

禮樂

方技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終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一

門人 金九臯

第 唐正之 編次

後學 鄭 澍

第 唐立之 校正

后

周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

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絜在櫝而藏之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絜流於庭不可
除也王使婦人不悻而譟之化爲玄龜以入於王府
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
夜號也而取之以迯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入於
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
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人弗畀王伐申申繒與西
戎會以伐周

密康公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絜王田不取
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絜美之物也衆以美
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
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敬嬴

文公十八年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
子遂宣公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惠伯不可遂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殺
太子惡及母弟視而立宣公遂以君命召惠伯其宰

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宰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宰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遂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晉驪姬

莊公廿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廿四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三年君必

不患廿五年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居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廿六年士蔿爲大司空遂城絳以深其宮廿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有寵欲立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昔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且其兆

曰挾以銜骨

非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故曰銜骨

齒牙爲猾夫口三五

宣紀三辰

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既而驪

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
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
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
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優曰

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
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
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
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
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
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
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
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
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
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

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

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

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果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代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旱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閔公元年晉侯作貳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泰伯不亦可乎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
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
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
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
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闕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
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麗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
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
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狙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
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申生曰不可
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

告我權又有其言焉言之太其其中必苦諳在中矣
君故生心雖竭諳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
言益起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翟
之善其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
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
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
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
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

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歌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
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
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
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
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不鄭日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益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庶長庶以爲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旣與中大夫成謀遂以君命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莫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
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
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遂出奔翟僖公六
年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
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初驪姬立
爲夫人生奚齊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今君滅
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
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
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君子曰知

難本矣奚齊立爲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又以告
平鄭平鄭曰子勉之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

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搯之立其薄者可以得
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
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
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以驪姬之惑蠱
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
之殺無罪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
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
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
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
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
諾里克殺冀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里克旣殺夷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
秦秦人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
說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
大夫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
鄭聘於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宗 周王子克子頹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於桓
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九年初王妾姚嬖于
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薦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
薦國之圃以爲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
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
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

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
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
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
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
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晉命
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
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子闕西辟樂備王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

于珪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輦鑑予
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周襄王大叔帶

僖公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
喪而告難于齊齊桓公與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王子帶召伊洛之戎伐京師秦晉
伐戎救周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廿二年富辰
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
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廿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師還又卽衛鄭人伐滑王使人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
不聽王命而執其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
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之大者也棄
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
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天未忘禍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怵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猷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子帶以隗氏居于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廿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温殺之于陽城

周王猛敬王子朝

昭公廿二年王子朝子朝景王庶長子賓起賓起子朝傳有寵于

景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

單穆公惡賓起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

以為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

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

于榮錡氏劉獻公卒無子單子立劉蚩見王猛遂攻

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子孫帥郊要餞之

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歸王

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

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

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

領太盟而後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

疇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靈景子之族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

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

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疇

遂次於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
工於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
叛巳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
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於
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巳丑敬王卽位館於子旅
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
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人
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廿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間庚戌
還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
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奂南宮極以成
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
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於是敬
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廿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
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
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京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蠶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廿五年夏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廿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於晉靡辛巳王次于滑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廿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三十二年秋八月與劉文公欲城成周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
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
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郟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
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止奚仲遷于
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
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
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
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
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
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五年吳入楚
王人殺子朝於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將作亂於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
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於
姑猶辟儋翩之亂也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劉
敗尹氏於窮谷單伯逆王晉籍秦送王王入於王城
而後朝於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
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公三
年晉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周劉氏晉范氏世爲
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

殺萇弘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

魯括

魯武公以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
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
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
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
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

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季孫肥

哀公三年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

桓子之妻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

肥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公使人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晉大子仇成師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

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

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繇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

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二年晉潘父

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
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
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
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
于汾隰驂絰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冬曲沃伯誘晉
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
弟緡於晉莊公十六年曲沃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噐賂周釐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于
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知瑤

知宣子躒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
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
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焉美鬢長大則
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
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爲韓魏所滅唯輔果
在

宋穆公

隱公三年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

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衛急子壽朔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諸侯伐衛納惠公也六年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鄭共叔段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獮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
奔共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

曹負芻

成公十三年曹宣公從晉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
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
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曹公子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
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
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
卿而不出

宦

齊寺人貂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十七年齊侯之
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
於長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
立無虧管仲率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
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無虧孝

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龐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桓公初管仲且死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

宿沙衛

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

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鄆叔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十八年晉敗齊於平陰齊師奔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獲殖綽郭最十九年靈公立公子牙爲太子而廢故太子光徙居東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靈公疾崔杼逆光

而立之殺公子牙莊公即位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

宋伊戾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敝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

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宋寺人柳

昭公十年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晉寺人披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殉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文公既入即位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
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
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
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二十五年晉侯
降原問原守於寺人披以畀趙衰

吳闞

襄公二十九年初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弑之

邾闞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闞乞肉焉奪
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闞以餅水沃廷邾子
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於牀廢於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卜急而好潔故及是

倖

晉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衛夢卜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曹公孫疆

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慶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毀曹人詬之不行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奸

晉羊舌鮒

昭公十三年羊舌鮒叔魚攝司馬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債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侯以邾莒之訴執季孫意如既而欲歸之孟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逸命也何免之爲
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
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
懼先歸孟椒待禮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久
而無成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起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
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爲害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夫二十八年晉祁奚子盈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

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懋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叔向之子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顛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食我食我始生姑視之及堂聞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重子反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鄭女夏姬申
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
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

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
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
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伐魯爲楊橋
之役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七年初莊王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闇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闇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言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

年晉敗楚於邲楚殺子反襄公三年春初子重伐吳
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
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

楚費無極

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厚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
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平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
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
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十九年楚子之在
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
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
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二十年二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二十一

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朱之叔父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東國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二十七年楚平王卒吳乘楚喪而伐之圍潛楚師救潛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子惡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弑其君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

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去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於國謗言乃止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
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
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晉范鞅
求賂不得而辭蔡侯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於吳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

楚子南

襄公五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二

弑一

魯桓弑隱公

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
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奉之四年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十一年羽父請殺桓
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
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寫氏羽父使賊殺公於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魯共仲弒子般閔公

莊公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乙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齧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齧賊公於武闔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

齊無知弑襄公

桓公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與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君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
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緇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
於姑蔡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
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
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
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

齊商人弒舍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秋齊人定商人爲懿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初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邠歆之父爭出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八浴於池歆以朴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爲惠公

齊崔杼弒莊公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閤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弱無咎子 盧高氏邑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

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十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國氏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

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子佐

國弱勝弟來奔王湫佐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襄十九年齊侯娶於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

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

使之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

陳鄙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衛奔高堂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
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
綽工倭會夜緇納師醢衛於軍二十三年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

左翼牢成御襄罷師

狼遽䟽為右肱

右翼

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武子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張武軍於茨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二十五年春齊崔
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
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
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民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
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
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楸夜行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嬖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駿茂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公黨人蘆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私人間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險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惧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塋諸士孫之里四妻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

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無與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
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
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封之子慶舍
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

公孫竈
公孫惠

怒慶封告

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

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湏

無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

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須無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乃使歸慶嗣封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
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
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蒲
盧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鷓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夷末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噐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高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昭公四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伸圍朱方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先是齊侯田於菖盧蒲夔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夔於北燕

齊陳乞弑荼

齊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公弗聽昭公二十六年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
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
國也已而嬰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
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
中行請粟於齊田僖子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
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
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

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家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駟乘
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
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
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

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國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
來奔子嬰八月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
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陽生子處戒之遂行逮夜至
於齊國人知之陳乞使其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
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鮑子曰女亡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
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
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妙殺王甲
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噐不可以二噐二不匱君
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
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塋諸及冑淳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齊陳恒弑簡公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始大於齊其後亡也陳乞之子成子恆得政哀公十四年成子復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子

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遙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逆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人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
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弇中狹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
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及彫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

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
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田常既弑簡公懼
諸侯共誅之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
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

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至魯孫和遂纂齊

宋萬弑閔公

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欻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一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御說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鮑弑昭公

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八年宋襄夫人襄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

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十六年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

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其子
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
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
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
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昭公將田孟諸未至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鮑即
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十八
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
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
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宣公三年武穆之族以
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晉趙盾弑靈公

文公六年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趙衰之
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

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績常職出滯淹既
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
法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
射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
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公子雍之母

杜祁以君故讓偪佶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
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
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
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
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福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遂敗秦師於令狐宣
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
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
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
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奄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晉藥書弑厲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四年衛侯饗卻孺甯惠子殖相卻孺傲甯子曰卻氏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六年鄆陵之戰晉侯使卻至

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諸語大夫
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范文子燮反自
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
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
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其
父胥克卻缺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
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欒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
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

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
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
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
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
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
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黻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於其位郤至曰
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悉君臣

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
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晉厲公遊於
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
厥韓厥辭曰昔吾嘗於趙氏趙姬之讒吾能遺兵古
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十

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
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晉人殺厲公邊人以
告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諱之過也大夫莫對
里韋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
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
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愆無由省之益邪多矣
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
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
汜於蕤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
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17

